

父亲的诗行,是她生命里的点点星光

■张照星 李沛泰

在雷菁的办公桌抽屉里,放着父亲生前写的诗集。她生命中的许多重要时刻,父亲都会用写诗的方式记录下来。父亲去世后,扉页上的“菁儿惠存,父雷宏”七个字,雷菁曾轻抚了无数次。

1986年8月,当雷菁把红彤彤的国防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交给父亲时,父亲激动得掉了眼泪。

“吾女志在军营,从小弄枪舞棒。今朝考取科大,名声响彻家乡。”那天,父亲写下了这些文字。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平时不爱出门的父亲经常去遛弯,逢人便分享这个好消息。

雷菁的父亲雷宏曾是一名军人,后来转业到武汉。他给雷菁讲过许多部队往事。雷菁印象最深刻的是父亲军校毕业去福建当兵锻炼的那段经历。那时,父亲和战友们负责排除国民党空袭祖国大陆由于引信失效而埋藏在土地里的炸弹。这些“家伙”虽然沉寂了好几年,但也存在爆炸危险。一次作业,远处的一枚炸弹突然爆炸,父亲被两块弹片击中,所幸没有造成重伤。父亲讲的这段经历,在当时幼小的雷菁心里种下了当兵的种子。

在生活中,父亲也像老兵带新兵一样,早早地锻炼雷菁:带她去武汉的东湖游泳,感受自然的力量;散步时,每走过一家商铺就让她说说里面摆设,锻炼观察能力……许多时候,父亲的要求是严格的,可背后却饱含着他对雷菁深沉的爱。

雷菁读中学时,学校离家比较远。放学后,她要乘坐很长时间公交到离家最近的路口,再坐父亲的自行车回家。一次,雷菁一时粗心提前好几站下了车,又因为是末班车,只能徒步回家。她走着走着,天就黑了。那天,听着黑暗中“呼呼”的风声,雷菁心里有些害怕。突然,看到远处一个模糊的影子,走近一看竟是父亲。父女俩相视一笑,像往常一样,父亲骑着车,她坐后面,一路谈笑风生。后来,母亲告诉她,父亲那天等不到她很着急,冒着寒风几乎找遍了附近所有的公交站。

二

2011年,在学院年终总结会场热烈的气氛中,雷菁上台接受了“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奖牌。

“女儿喜获‘育才奖’,雷氏家族又显光。年老体健助晚辈,余力不费金更



图①:1994年,父亲赶来参加雷菁硕士毕业典礼。典礼后,父女俩合影留念。图②③:雷菁教学时的场景。图④:2011年,雷菁荣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父亲前来祝贺。

亮。”父亲得知后兴奋地写道。

1994年,雷菁由于表现优异留校工作。做科研还是教书,雷菁一时无法抉择。有人劝她,搞科研相对容易出成绩,而且她有这方面的天赋;也有人说,她耐心温柔、淳朴善良,适合教学。

“三尺讲台虽小,培养的人才可不少,这是对国家的一种奉献。”父亲一番掷地有声的话,坚定了雷菁从事教学工作的念头。

尽管做出了选择,真正实践起来却不容易。一个周末,雷菁在电话里向父亲谈起了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没想到,父亲当天晚上就从武汉赶到了长沙。

搬桌子、架投影,父亲带着雷菁把客厅改成了课堂。

那晚,父亲化身“爱挑剔”的专家评委,雷菁讲一遍,他提一次意见,一直持续到深夜。

时至今日,父亲那天晚上讲的许多内容大多已模糊,唯独“抖包袱”这三个字深深地刻在了雷菁的脑海里。父亲用这样一句相声术语,道明了上课设置悬念的重要性。

后来一次上课,雷菁讲“煽”的概念,从一副扑克牌里抽出三张牌,提问

“同花与非同花哪个概率大?”同学们经过计算,异口同声说“非同花”。雷菁接着说:“同花表示有序,非同花表示无序,‘煽’的实质是有序趋向无序。”就是靠着这种“抖包袱”能力,雷菁总能把专业课讲得生动有趣。

三

父亲去世前的前几年里,雷菁时常回想起和父亲一起生活的场景。

每次她起床洗漱时,父亲刚好提着大包小包从菜市场回来,累得气喘吁吁。她下班一到家,父亲便赶忙端着饭菜从厨房出来,喊一句:“菁儿,赶紧吃饭吧!”她有时加班很晚,父亲便坐在客厅等她,只要听到她到家的脚步声,父亲立即打开灯,去给她温一杯牛奶……

父亲在的时候,雷菁没有在意这些小事。父亲离开后,她常感到心里空落落的。

1997年,雷菁的儿子出生,退休的父亲和母亲来长沙帮她带孩子,这一带就是十几年。

十几年里,雷菁既要兼顾教学和科研,也要做实验、编教材,出差也是家常

便饭。同在一所学校工作的丈夫,科研任务也很重。因此,照顾儿子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父母身上。

“千头万绪女儿身,家内家外都费心。工作学习顾老幼,为女分忧吾本分。”尽管带外孙辛苦,可只是为了女儿,父亲始终心甘情愿。

父亲在部队时,任务繁重,转业后投入了教学工作,退休后又接着带外孙,一直没有时间出去旅行。

有一年寒假,雷菁想带父母出去转转,却被父亲一口回绝,说他已经旅游过了。雷菁一问才知,原来父亲去了附近的岳麓山。雷菁哭笑不得。她知道,父亲心疼她,难得一年就这几天休息。

人们常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雷菁觉得自己并没带给父亲多少温暖,反倒是父亲一直在做自己的大树,为她遮风挡雨。

由于经常加班熬夜,雷菁的身体不太好。为了让雷菁科学饮食,父亲专门制订食谱,还把诸如“纤维多,杂粮混”“肉蛋少,油盐轻”之类的“养生经”写在纸条上,贴在冰箱、洗脸架等显眼的地方。

去年有一天,雷菁为了赶做一个方案,加班到凌晨,起身喝水时,一下子晕

了过去。

醒来后,她想起了父亲,不禁落泪。要是父亲在,定会给她端来一杯温热的牛奶,摸着她的头说:“菁儿,要注意身体,爸爸愿意为你分担一切忧愁!”

四

1994年,雷菁硕士毕业后就参加工作。教学、生子,十年很快过去了。一天,父亲说起邻居孩子读博的事情,眼神里充满羡慕。

雷菁突然意识到,父亲心底里想让她读博。尽管自己当时已经是副教授,平时工作很忙,思量再三,雷菁还是决定考博。现在看来,这也算为父亲“拼”过一次。

就这样,雷菁趁着假期,带孩子回到武汉,利用假期备考。“女儿携子重返汉,老翁酷暑心里欢。借得一隅迎考博,带孙消夏心里甜。”看到优秀的女儿不断进步,父亲非常欣慰。

父亲去世后,雷菁获得了“全国优秀教师”“全军巾帼建功先进个人”“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等荣誉。今年,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雷菁名列其中。每次接受荣誉的时候,雷菁都会想,要是父亲知道了,他又会有什么想法?

父亲去世后,为雷菁写过一首《我为闺女更自豪》:“世人都说闺女好,我为闺女更自豪。娃娃堆中孩子王,而今爹娘小棉袄。小中大学成绩棒,德智体艺优中佼。修学储能不知倦,操翰成章日月忘。尊老爱幼惜夫君,肩负重任不弯腰。春风杨柳百鸟鸣,蓝天白云鹤翔舞。鲜花掌声固然好,荣誉背后莫骄傲。人生旅途无平坦,披荆斩棘永攀高。”写这首诗时,父亲身体状况不太好,却总是叮嘱家里人不要告诉雷菁自己的病情,不要影响她工作。

直至父亲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雷菁都被瞒得死死的,没能见他最后一面。

夜深人静时,触摸着父亲写的诗,一股暖流涌上雷菁心头。父亲将自己对女儿的期盼、深沉的父爱,倾注在那些文字中。父亲离开后,那些诗行成为了她与父亲永恒的联系,也化作雷菁生命中的点点星光,代替父亲陪伴着她。只要看到它们,她就知道未来的路要往哪儿走……

图片制作:贾国梁

妻子是老兵

■潘正军

“晚饭我赶不回去了,你带孩子吃吧。”那晚,电话中,我的妻子郭玲嗓子有些沙哑。南京组织全体市民第二轮核酸检测,妻子和同事一起在某地当志愿者。晚上7点了,待检的市民还有很多。

此前,我们一家三口回绍兴看望摔倒受伤的岳父。但没住几天,我们就在网上看到了南京疫情的消息,妻子决定全家自驾返回。妻子说,单位的防疫任务一定很重,我得回去。

我们回到南京后,妻子立即投入紧张的防疫工作。我所在的军分区也紧急安排我回单位。7岁的儿子谁来带?岳母显然是来不了,我父母还在老家扬州,也是疫区,一时也过不来。

“你去呗,有我呢。”这句熟悉的话,从妻子口中道出。

妻子和我同一年参军入伍,也是个有着20年军龄的老兵,2014年转业到地方。她平时对我有些小脾气,但每到关键时刻,都深谙“军令如山”的道理。

“儿子可以这么安排。”见我还不放心,妻子在客厅踱着步、掰着手指数说:“可以让让他跟我去上班,我要是到街道社区当志愿者,就送到同学家玩,还可以送到姑妈家去……”这位姑妈是她的远房亲戚,虽同城,但平时毕竟走动不多。我知道,妻子一下子说出这么多应对办法,就是为了我能安心回部队工作。

两地分居,对每位军嫂都是一种特殊的历练。我常笑言,时至今日,我仍然很难把妻子恋爱中小鸟依人、温柔贤淑的模样,切换到她在这般杀伐决断的“女汉子”形象。“还不都是拜你所赐,你常年不在家,我再软塌塌,谁来扛家里这么多的事啊。”妻子总是噘着嘴,嗔怪地说。

妻子此言一出,我立马偃息鼓吹下降来。我俩婚后从两地分居到团聚,再到两地分居,这么多年来,妻子一直是家的心骨,一人扛下了操持家务、照顾老人、抚育孩子等重担。

2016年8月初,我即将奔赴数百公里外的新组建的部队。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父亲查出胃癌。拿到病理报告的那一刻,我大脑一片空白,心情非常沉重。

当时,儿子还不到两周岁,父亲手术迫在眉睫,催征的号角一阵急似一阵。“你光急没用,我们一起想办法,先让爸冷手做了。”妻子的话,让我渐渐冷静下来。我们一起忙前忙后,一周后父亲顺利做了手术,半个月后出了院。

接父亲出院后,我便投入工作中。父亲术后的数次化疗,都是妻子一个人在照顾。她每回在电话里,说得好像很轻松,但我心里知道,她自己扛下了所有,只是为了不让我担心。

当然,刚强坚毅的妻子也有柔软脆弱的一面,特别是面对儿子。前年,儿子玩耍时,不小心从高台上跌落,小臂骨折。那段日子,妻子手臂绑上了石膏,妻子心头笼罩的乌云也迟迟拨不开。有一天,妻子大概是实在绷不住了,发微信劝我,要不你早点转业回来吧,但很快又撤回了。后来,妻子再未提及这条微信,我也假装没看到过。夫妻多年,我们都保持着这样的默契。

妻子转业后,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成绩非常突出。去年,军领导通盘考虑,把妻子从优抚科调整到移交安置和就业创业科,同时还要兼顾优抚科的工作。尽管当时科长的命令还未下达,但妻子默默挑起两份责任,主持两个科的工作。她提起这件事时,语气轻描淡写,我却暴跳如雷:“你不要命啦!”要知道,她半年前刚做完甲状腺腺瘤切除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而且平时少时少也要操心家里家外,哪能挑起这么重的担子?

最终,我还是拗不过妻子,只能尊重她的选择,尽我所能支持她的工作。每次我提醒她要多休息,注意身体,她便笑着说:“知道啦,又啰嗦。”

平时孩子睡着后,我俩都要视频聊会儿。记得有一次,妻子对我说:“你在军分区系统,负责组织征兵,把新鲜血液送到部队,我在地方负责接收、安置、保障退役战友的工作。我们就这样坚守在两头吧,愉快地工作,幸福地生活。”看到妻子脸上俏皮又认真的样子,我心里既温暖又感动,不禁感叹,我温柔的爱人啊,你“为妻则刚”!

说句心里话

在她身边做回孩子

■邹文川

今年是我当兵的第四年。在义务兵眼里,我是遇事冷静,处事有方的班长;在朋友眼中,我是踏实可靠、刚毅勇敢的兄弟;在周围亲戚看来,我是令他们感到光荣骄傲的军人。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在想,在母亲眼里,我究竟是大人还是孩子?

当兵后,我每周都会和母亲通电话。起初,我觉得母亲是把我当做大人来看的。例如,家中的大事她往往要先征求我的意见。可从第一次探家的那段日子来看,我意识到,在母亲的心里,她希望我能做她永远的孩子。

回家的第一天,母亲怕我夜里盖的被子不暖和,硬要给我再加一床被子。尽管我一再强调,我在北疆待久了不怕冷,还是没能说服母亲。到了半夜,母亲怕我踢被子,蹑手蹑脚地进我房间好几次,帮我掖被子。她不知道当兵的人夜晚的警觉性有多强,每次她进来,其实我都会立马醒来。第二天,我坐在客厅写东西,母亲非要叫我去换身衣服。我告

诉母亲,衣服是不久前刚换的,不必洗。母亲却说:“我就是想给你洗。”往后的日子,也都大抵如此。通过以上,我确信了之前的想法:她希望我能永远做她的孩子,照顾我,呵护我。

那么,将计就计吧。我决定不当所谓的大人了,抓住这与母亲短暂的团聚时间,做回孩子吧。

那次探家,刚好赶上过年。除夕前几天,我先是像小时候一样向母亲提前讨要了压岁钱,而后缠着她陪我去买鞭炮。我说:“妈,今年我要玩很多鞭炮。”

母亲半是欣喜,半是惊讶:“你还喜欢这些呀!”我故作调皮地说道:“喜欢,怎么不喜欢!还是老规矩,我请你买单。”

待我挑好后,母亲一边开心地付钱,一边向周围的熟人解释:“都这么大了,还是像个孩子一样。”她的脸上,满是幸福。那些天的夜晚,我经常在院子里放鞭炮,小心翼翼地接近,点燃后,又尖叫着跑开。当我知道母亲在角落偷看的时候,我愈发玩得肆意,跑得更夸张,叫得更大声。母亲忍不住大喊:“慢点,慢点,别摔着。”那一刻,我的眼泪差一点就掉了下来。母亲的语气和我儿时记忆中几乎一模一样——因为含了爱,裹着担心,所以很轻,很急。

有人说,儿女长大后,就成了母亲心里的客人。我认同这个说法,却不喜欢。我只想做母亲的孩子。我愿意像个大人一样,为了母亲、为了家庭、为了肩上的一往无前,也还想像个孩子一样,在母亲的怀里耍赖撒娇。

有几个早上,我故意晚起,等母亲来叫我起床。不出所料,母亲果真来了。听见我的脚步声后,我故意用被子把头蒙上,等她靠近了,嘟囔着:“我不起床,不起床。”吃饭的时候,我调侃母亲,不过我在她家监督她,她的厨艺下降了。没有,我最终吃了很多,吃完还不忘舔嘴唇,惹得母亲“噗嗤”笑了。

美好的时光往往是短暂的。我这个“孩子”还没做够,休假就要结束了。车站离别的那一刻,我向悄悄抹眼泪的母亲要了一个大大的拥抱,就像曾经她送我去上学,我进校门前的那转身一抱。

大巴车启动,我向她招手,并承诺:“放心,我会听话的。”与此同时,我也在心里和她说:“放心,我会做你永远的孩子,不管将来我在哪儿。”

那年那时

追梦蓝天

■任瑞娟

没想到,复检时,还是不合格。身体不合格意味着无法继续飞行。

夜里吴伟盘腿坐在机场跑道上,凝视着目所能及的每一个角落,起伏的山影、浩瀚的星空、沉默的战机……跳动的思绪变得柔软宁静起来。

机场警卫连的战士又巡逻到了吴伟身边。敬礼!战士们站得笔直。吴伟噌地站了起来,回了一个军礼。显然,已过了换岗时间。

战士们脚步声渐渐远去,吴伟突然泪眼滂沱起来。他又一次意识到,要真的离开战机了……

“注油3-5下,口令声音大,离开螺旋桨,蹬开刹车,油门一厘米,打开5电门,磁电1+2,按下起动机……”

在安静的夜里,在安静的跑道上,飞行员吴伟的步子踩得山响,吼声直达蓝天。这是每个飞行员初学飞行时,都必须记住的口令。

最终,吴伟转业了。

我和吴伟是同一位师傅带飞出来的

的师兄弟。

那年,我去疗养的地方,正是吴伟的家乡。师兄弟见面,心里积攒很久的牵挂惦记,在几句相互捶打中悄然传递。

正值秋高气爽,桂花树下,我们坐在石凳上。茶叶在杯中翻滚,初茶的泉水氤氲出漂亮的淡绿色。远山、石径、浓荫、流泉,活脱脱一幅江南秋景图。风吹过,有黄色的桂花落在杯里,心里不由得有了淡淡的醉意。

“嫂子可好?”我问。

“又成了‘大拿’,还说那会儿当家庭妇女其实是在积蓄能量,笑傲江湖才是追求。”吴伟“嘿嘿”地笑起来。

“真好!”我由衷地赞美。

“你知道吗,我儿子考上空军航空大学了,咱们的母校。”吴伟好像不经意地品了口茶,但分明脸上的皱纹都在笑。

“记得吗?注油3-5下……”我还没说完,吴伟就一阵仰天大笑,落在他黑发上的桂花星星点点地颤动,说话的样子一如当年豪气,“我家那小子早背熟了。”



姜晨绘